

汉语音韵学讲义

杨剑桥 著

作者简介

杨剑桥,1947年生于上海,1979年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2年毕业留校执教,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训诂学、中国语言学史、汉语史,涉猎现代汉语、语言规划等。独著《汉语现代音韵学》、《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合著《音韵学入门》、《古代汉语教程》、《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等,发表《上古汉语的声调》、《汉藏比较语言学论略》、《关于语言与文化、思维的关系的几点思考》、《近代汉语的唇音合口问题》等论文一百多篇,并获教育部和上海市优秀科研成果奖六项。1996至2003年,曾赴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地讲学。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高等院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有关专业的基础课教材,由作者经过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多次修订编写而成。

汉语音韵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凡是研究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汉语发展史的专业工作者,都必定要把汉语音韵学作为一门必修的课程,而一般的文史工作者和中国语文爱好者,也无不把汉语音韵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汉语音韵学历来被视为“绝学”,令人望而却步。其实运用现代语言学知识来学习、研究音韵学,就不但毫无神秘之感,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掌握和运用的水平。本书就是基于这种认识来编写的,希望能引导读者顺利入门,并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

本书的特点是:详细指明汉语音韵学的各种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注意区分音类的考证和音值的考证这两种不同的工作,力图从音位学的角度阐明汉语音韵学的重要观点,并努力吸取近年来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

本书可以作为本科生的教材,读者如果了解比本书更深的内容,可以看作作者的《汉语现代音韵学》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汉语音韵学	1
第一节 研究古代语音的科学	1
第二节 汉语音韵学史回顾	4
第三节 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8
习题一	14
第二章 语音学基础知识	15
第一节 语音学知识在音韵学上的重要性	15
第二节 普通语音学的基础知识	16
音高(16) 音强(16) 音长(17) 音色(17)	
气流(17) 发音体(17) 共鸣器(18) 发音部位	
和发音方法(19)	
第三节 汉语音节的特点	22
习题二	25
第三章 汉语音韵学的名词术语	26
第一节 音韵学名词术语的特点	26
第二节 一些音韵学名词术语的解释	27
“三十六字母”(27) “五音”和“七音”(29) “清、浊”	
和“发、送、收”(31) “二百零六韵”(33) “四等”	

	(36) “转”和“撮”(39) “开口呼”、“合口呼”与“开齐合撮”四呼(42) “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44) “平、上、去、入”和“阴、阳”(44) “平、仄”(46)	
习题三	47
第四章 考证古音音类的分合	48
第一节 什么叫古音音类	48
第二节 考证古音音类的材料和方法	49
	韵书(50) 反切(52) 韵图(54) 韵文(58) 谐声字(59) 异文(61) 重文(62) 直音和读若 (63) 声训(64) 联绵词(66) 异读(66) 古代方言(67)	
习题四	69
第三节 中古音音类的考证一	69
	唇音(74) 舌头音(75) 齿头音(77) 正齿音 (77) 喉牙音(78)	
第四节 中古音音类的考证二	79
	东韵(85) 唐韵(86) 支韵(86) 萧、宵、肴、豪四 韵(86)	
习题五	88
第五节 近代音音类的考证	90
习题六	97
第六节 上古音音类的考证	97
	古无轻唇音说(98) 古无舌头舌上之分说(99) 古人 多舌音说(100) 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100) 照二归 精说(101) 喻三归匣说(102) 喻四归定说(103)	

唇音(105)	舌音(105)	齿音(105)	鼻音(107)	
其他(108)	复辅音声母(108)	真元分部(113)		
真文分部(114)	支脂之分部(115)	侯部独立(116)		
祭部独立(116)	东冬分部(117)	脂微分部(118)		
习题七.....				126
第五章 古音音值的拟测				128
第一节 什么叫古音音值.....				128
第二节 拟测古音音值的材料和方法.....				130
掌握一般语言的音变规律(130)	掌握某一部类字的			
音变倾向(131)	探寻现代方言中的古音遗迹(132)			
根据域外译音(135)	根据梵汉对音和藏汉对音等			
(137)	根据音类关系的远近来构拟音值(139)	从		
音位的系统性出发构拟上古的音值(140)	运用汉藏			
系语言的历史比较(142)				
习题八.....				145
第六章 汉语语音发展史举例				146
第一节 汉语声母发展史举例.....				146
唇音(146)	舌音(150)	齿音(152)	牙音(155)	
喉音和其他(157)				
第二节 汉语韵母发展史举例.....				161
鱼部(161)	侯部(165)	之部(166)	阳部(168)	
东部(170)	侵部(171)	铎部(173)		
第三节 汉语声调发展史举例.....				174
习题九.....				176

【附录】

国际音标表·····	178
上古和中古声母例字表·····	179
上古和中古韵部例字表·····	186
古韵三十一部谐声表·····	197
《诗经》韵谱·····	205

第一章 什么是汉语音韵学

第一节 研究古代语音的科学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少数几个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主要语言——汉语也已经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几万年以前我们祖先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模样,现在已无从确知,但是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祖先的语言,因为有甲骨文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汉字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后人还是可以比较详细地知道。而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汉语的全部发展历史,现在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

研究语言,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出发。如果从世界一般语言的角度出发,可以研究一般语言的构造和演变的普遍规律,这叫做“一般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这种学问也称为“语言学概论”等;如果从个别语言的角度出发,则可以研究某一语言的构造和演变规律。这种研究从内容上来说,又分成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平面;从时间上来说,又分成共时和历时两个平面。例如关于汉语,共时的词汇研究有“现代汉语词汇”、“隋唐汉语词汇”、“明代口语词汇”等课题,共时的语法研究有“现代汉语语法”、“殷商卜辞语法”、“广州话语法”等课题,共时的语音研究有“现代汉语语音”、“汉代音系”、“唐代西北方音”等课题;而历时的词汇研究有“汉语词汇史”、“汉语古今外来词”、“近代汉语虚词发展史”等课题,历时的语法研究有“汉语语法史”、“古汉语语法变化史”、“汉语被动式发展史”等课题,历时的语音研究有“汉语语音史”、“汉语入声字的变化”、“汉语声母发展史”等课题。汉语音韵学正是专门研究我国古代汉语语音的一门学科,它既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共时系统,也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历时演变。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汉语的语音呢?难道古人说话的声音跟我们现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吕氏春秋·重言》有一个故事说,齐桓公和管仲在一个高台上商量攻打莒国,几天后,还没有发布消息,却被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走漏消息的是谁呢?齐桓公想起当天东郭牙曾经从台下经过,于是把东郭牙找来一问,果然是他那天看到管仲“颀然充盈”,猜想是兵革之事,又看到管仲之口“喏而不唞”,断定说的是“莒”,再看到管仲手指远方,也正是莒国方向,于是知道了齐桓公和管仲的意图,消息就此走漏出去^①。所谓“喏而不唞”,汉代高诱注:“喏开,唞闭。”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莒”字当有一个后低元音 α ^②,而今天的“莒”字却有一个前高元音 \ddot{u} ,两千年来汉语语音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③!我们再看上海的语音演变情况。上海是我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由于五方杂处,人员流动,就在最近三四十年中,上海话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一辈中,“烟、仙、年”跟“衣、西、泥”判若泾渭,前者读[\ddot{u}]韵母,后者读[i]韵母,而在二三十岁的市区青年中已经不复区分,一律读成[i]韵母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短暂的三四十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从古到今几千年中汉语语音会发生多么剧烈的演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汉语音韵学正是要研究在汉语的历史上究竟出现过哪些语音变化,其中又又有些什么规律,汉语的各个历史时期又各具有怎样的语音系统。由于汉语的历史十分悠久,汉族的古代文献极为浩瀚,汉语的方言又很众多,因此汉语音韵学有着极其丰富的研究内容、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吸引了大批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

① 《吕氏春秋·重言》：“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蹠齾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经之色也；颀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上也，颀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唞，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② 本书注音凡带[]者为国际音标，不带[]者为汉语拼音，特别注明者除外。

③ 有人认为东郭牙是根据管仲一手指自己的口，一手指齐桓公的口，两“口”正拼成一个“吕”字，因此猜出攻打莒国之事。此说既不符合原文内容，又不符合文字学的解释。《说文》云：“吕，脊骨也，象形。”篆书“吕”作吕，正是脊椎骨之形，因此“吕”字并不从两口。

汉语音韵学属于语言科学,它以事实为立论的根据,以语言学理论为判别是非的准绳,丁是丁,卯是卯,是非曲直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这跟某些文学艺术学科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某些文学艺术中,虽然也有一定的非标准,但更多的是优与劣、美与不美之分。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座雕塑、一部电影,喜欢的人击节赞赏,惊叹不已,不喜欢的人则觉得内容平平,旨趣不过如此。杜甫诗“红豆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有人赞其极尽诗歌语言的奥妙,移借通感之灵机,可是也有人批评说,这与俳谐儿歌“东西道,南北走,忽听门外人咬狗。手拿狗,打砖头,很怕砖头咬了手”并无二致^①。而汉语音韵学则是一门崇尚发现的科学,一门可以验证的学问。清代学者钱大昕发现上古文献中,后代读 b 声母的字跟读 f 声母的字往往相通,如“伏羲氏”又作“庖牺氏”、“虑羲氏”等,由此提出“古无轻唇音”的理论,即以为后代官话读 b 声母的字,上古都读 f 声母。这是音韵学上的一大发明。而后人无论使用与钱氏相同还是不相同的材料和方法,只要运用正确,都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由此可见,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对象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但它的研究方法则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它的成功,更多的取决于学者的刻苦用功和英明识断,而不决定于研究者的如簧巧舌和生花妙笔。

在古代词汇、古代语法和古代语音三个方面的研究中,以古代语音的研究为难度最高,因为古代没有录音设备,古人说话的声音一发即逝,驷马难追,而古代的词汇和语法现象,则至今依然保存在大量的文献材料之中。不过人类是聪明的,虽然古人说话的声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学者们透过古人创制的形声字、古代诗词的押韵现象、古人关于当时语音的描写等等,还是探测出了历代古人的语音系统,并且详细地构拟了各个时代汉字的具体读音,同时通过各个历史时代语音系统的比较,阐明了汉语语音的演变轨迹及其规律。例如古书上经常出现的“乌乎”、“呜呼”,是古人的感伤悲叹之声。“乌乎”今读“wūhū”,口腔开口甚小,而依据常理,感伤悲叹之声当是“啊哈”(āhā)之类,口腔开口度很大;又,根据《说文解字》的记载,“乌”字乃乌鸦的侧面象形,此字的读音乃是根据此鸟的叫声而来,此鸟的叫声正作“ō”,而“乎”字则是人仰首感叹发声之象形;又,西汉时西域地名 Alexandria 译作“乌弋山离”(今译作“亚历山大”),“乌”正对译“A”,我们因此可知,“乌乎”在古代实在是读作“āhā”的,这是古今中外最普通最常见的感叹之声,

^① 说见姜书阁《诗学广论》,1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我们的古人本没有什么例外。由此也可以知道,音韵学虽然是难度颇大的学科,所用方法又颇近自然科学,但是研究起来,却是颇有趣味而毫无枯燥和令人生厌之感的。

第二节 汉语音韵学史回顾

作为一门学科,汉语音韵学的历史已经很长了。早在汉末魏晋时期,随着印度佛教东传,佛经翻译事业的勃然兴盛,学者们逐渐掌握了梵文的拼音原理。他们以此分析汉字的声、韵、调,并结合汉语中固有的“二合之音”,如“不可”为“叵”、“之乎”为“诸”之类,发明了反切注音法。一时间反切大为风行,双声叠韵妇孺皆知,“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①。可以说,从那时开始,汉语音韵学就诞生了。梁朝释慧皎《高僧传·宋释慧叡传》云:“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理。乃谿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②释慧均《玄义记》引谢灵运云:“诸经胡字,前后讲说莫能是正,历代所滞,永不可解。今知胡语,而不知此间语,既不能解。故于胡语中虽知义,不知此间语,亦不能解。若知二国语,又知二国语中之义,然后可得翻译此义,以通经典……今就叡公是正二国音义,解释经中胡字晓然,庶夫学者可无疑滞。”又慧皎《高僧传·齐释惠忍传》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旨。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馀,在契则四十有二……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睽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③这些都是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

② 据唐玄应《一切经音义》,所谓“十四音”,是指梵文十二个元音,再加两个流音,即 a(哀)a(阿)i(壹)i(伊)u(坞)ü(乌)r(理)l(釐)e(繫)āi(藹)o(污)āu(奥)am(菴)ah(恶)。这里 am 是鼻化元音,ah 是最末声带停止振动的元音,r 和 l 是两个响辅音作音节主元音。

③ 唐湛然《法华文句记》五中引梁《宣验记》云:“陈思王,姓曹名植……十岁善文艺,私制转七声。植曾游渔山,于岩谷间闻诵经声,远谷流美,乃效之而制其声。”渔山,在山东省东阿县西,山之西有曹植墓。

当时的学者研究佛经梵音、整理汉字音读的例子。

以后,魏李登、晋吕静分别制成我国最早的韵书《声类》和《韵集》,梁沈约作《四声谱》,创“永明体”,主张“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①,把诗文的声律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到了隋代,陆法言制成具有重要理论和实用价值的《切韵》。此书的编制目的,一是为人们诗文创作中的选韵检字服务,二是为了人们的语音辨正和研究,所以它实际上记录了齐梁陈隋时代士人的标准读书音,其所谓“切韵”就是切正语音的意思^②,因而此书问世不久,便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被作为考试功令,历代的修订本也层出不穷。其中最主要的修订本有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等的《广韵》、丁度等的《集韵》等等。这些韵书都能从反切、分韵和四声等角度,对当时或前代的汉语语音作极为精密的分析。这一系统发展到最后,就是收韵一百零六的《平水韵》,这是金元明清时代文人科举考试、制作诗赋所兢兢不敢有所出入的标准,因此也称为“诗韵”。在韵书创制日多的同时,唐末和尚守温又发明了总结当时声母系统的“三十字母”,后由宋人增订为三十六字母。字母之学又引发了等韵图表《韵镜》、《七音略》等的诞生,后代模仿之作有《切韵指掌图》^③、《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直至《康熙字典》卷首的《字母切韵要法》和《等韵切音指南》。这些著述都以图表的形式来表现当时或前代的声、韵、调系统及其相互配合关系,反映出古代语音研究的高度水平。而到了元朝,江西人周德清一反《切韵》的传统,又做成了表现当时北音的《中原音韵》一书,同类的著作还有《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洪武正韵》、《韵略易通》、《五方元音》等。这些著作不但对于当时的口语和书面语多有详细的记录,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代的词曲戏剧创作,因而有所谓“北叶《中原》,南崇《洪武》”之说。

以上作品,都是以当代或略前时代的语音为研究、描写对象,而从宋代吴棫的《韵补》、郑庠的《古音辨》开始,学者们又多致力于先秦两汉的古音研究。在此之前,六朝的沈重曾著《毛诗音义》,首创“叶音”(他称之为“协句”)之说,即凡《诗经》韵脚读起来觉得不和谐,就认为韵脚之字应当改读某音,

①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② 参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载《中国语文》1961年第四期。

③ 据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一文考证,公元800年以后“切”字和“韵”字分别有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的意思,如宋代沈约《梦溪笔谈》卷十五云:“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因此《切韵指掌图》的“切韵”两字应该是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声母和韵母的意思。

以求和谐。例如他以为《诗经·邶风·燕燕》三章“燕燕于飞，上下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之中，“音”、“南”、“心”不谐，于是在“南”字下注云：“协句，宜乃林反。”就是说，改读“南”[nəm]为[niem]，以与“音”、“心”押韵^①。以后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等著作中，也广泛使用此说。叶音说的错误在于以今律古，不懂得语音有历史和地域之不同。这一错误后来由明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首次揭示，他的名言是：“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以为凡今所“叶音”，原是古人“本音”。自此以后，汉语上古音的研究便走上了康庄大道。在有清三百年中，名作大家有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韵标准》、戴震《声类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孔广森《诗声类》、王念孙《诗经群经楚辞古韵谱》、江有诰《音学十书》，以及清末民初的章炳麟《二十三部音准》、黄侃《音略》等等。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音韵学空前地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它的内部又分化成“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三大部分。所谓“古音学”，是指研究先秦两汉上古音的学问；所谓“今音学”，是指研究隋唐中古音的学问；所谓“等韵学”，是指研究等韵图及其门法的学问。在中国的汉字中，谐声字和假借字占全部字数的百分之八九十，不明音韵就无从得知字义的产生和引申；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千百年来历经传抄刊刻，其间讹误衍夺不计其数，不明音韵就难以判断正误。清代学者在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注释学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都是以音韵学的造诣为前提的，汉语音韵学开始成为传统国学的基础。

清朝末年，海禁大开，中西交流日趋频繁。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教义的需要，对于汉语方言和汉语古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较早的人物和著作有马士曼(Marshman)《论汉语的文字和声音》(*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艾约瑟(J. Edkins)《中国上海土话文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武尔披齐利(Z. Volpicelli)《中国音韵学》(*Chinese Phonology*)、桑



^① 叶音也叫“叶韵”，如今人钱玄同《古音考据沿革》：“研究声韵沿革的人，必须把‘时’和‘地’的观念弄清楚，懂得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革，音有转移，才不至闹‘叶韵’的笑话。”又叫“协韵”，如《诗经·召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下，如字。协韵，则音户。”又叫“取韵”，如《诗经·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陆德明《经典释文》：“讼，如字。徐(邈)取韵，音才容反。”又叫“合韵”，如《汉书·司马相如传》：“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蜿蜒羆豸。”唐代颜师古注：“豸，合韵，音五安反。”

克(S.H.Schaank)《古代汉语语音学》(*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等等。这些著作所阐述的理论,虽然未必都能符合汉语实际,但是对于音韵学的研究深有启发。到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中先后出现了几位杰出的学者,他们运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和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并吸取过去中西学者的成果来开拓新的研究天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和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 Maspero),高氏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马氏著有《唐代长安方音》(*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等。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引导了整整一代中国音韵学家,其中有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董同龢、陆志韦、周祖谟、周法高、俞敏等。新一派音韵学家们的目的、方法、旨趣、眼光和材料都跟清儒大不相同,他们不但探究古代的音类,而且还想探究古人说话的实际音值,从而把古代语言活生生地构拟出来,这样他们就把汉语音韵学纳入到历史语言学的范畴之中,把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推进到了又一个光辉灿烂的巅峰。

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外的汉学家们又借鉴印欧语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着手把汉语同其他亲属语言,如藏语、缅甸语、侗语、泰语、苗语、瑶语等等加以比较,企图探究距今六千至一万年以前原始汉语和原始汉藏语的面貌。这一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有关的论著也已经有数百种之多,其重要的有奥德里古尔(A. Haudricourt)《怎样构拟上古汉语》(*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ïque*)、包拟古(C. Bodman)《原始汉语与汉藏语》(*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李方桂《汉语和台语》(*Sino-Tai*)、张琨《汉藏语的“铁”字 *qhleks》(*Sino-Tibetan 'iron': *qhleks*)、梅祖麟《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周法高《上古汉语和汉藏语》、俞敏《汉藏虚字比较研究》、龚煌城《汉、藏、缅甸元音系统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Burmese vowel system*)、舒斯勒(A. Schuessler)《上古汉语的 r 和 l》(*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贝内迪克特(K. Benedict)《汉藏语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等等。许多事实表明,汉语音韵学正孕育着一个新的重大的飞跃。过去它已经在自己内部分立了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三大部类,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又产生了专门研讨近代语音的近音学,而如今,它又将新立一学,即汉藏比较语言学。由此可见,汉语音韵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它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是极其光辉灿烂的。

第三节 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给后代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文化典籍,继承古代的宝贵遗产,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我们要读懂古代的经典文献,往往需要三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文字学知识、训诂学知识和音韵学知识。

所谓文字学的知识,是指关于汉字的起源、性质、形体结构及其流变的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有助于对古文的理解。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里的“天”字,从文字学来看就是人的象形,甲骨文写成,金文写成,最上面的一横或一点在于指明人的头顶。《说文》:“天,颠也。”颠就是头顶。《易·睽》:“其人天且劓。”马融云:“黥凿其额曰‘天’。”因此,所谓“刑天”,正是根据他头顶受刑的遭遇而命名的,以后传说为被天帝砍去脑袋。又如《论语·述而》云:“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里的“暴虎冯河”,孔安国注:“暴虎,徒搏;冯河,徒涉。”后人于是解作:“徒手搏虎,徒足涉河。”但是从字形看,“徒”字从辵土声,本义是徒步行走,故“暴虎”就是徒步与虎搏斗^①。上古乘车骑田猎,徒步打虎虽然勇敢,但也很危险,所以孔子并不欣赏。后人把“辵”的上半写在左边,把“辵”的下半移到“土”之下,以至看不出“徒”的本义,而误以为徒手了。

所谓训诂学的知识,是指关于古汉语词汇、语法、语义方面的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才能在阅读古文中收到文从字顺的效果。例如《诗经·卫风·氓》:“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这里“劳”不训“操劳”,当训“忧”,如《淮南子·泛论训》“以劳天下之民”,高诱注:“劳,犹忧也。”《诗经》中也不乏此例,如“瞻望弗及,实劳我心”、“无思远人,劳心忉忉”。这里的“朝”是“佻”的通假字^②,《广雅》:“佻,佚也。”“佚”即“逸”。所

^① 说详裘锡圭《说“玄衣朱褙袿”》,载《文物》1976年第十二期。

^② “朝”、“佻”上古同属宵部舌头音,又“朝”与“兆”声字经典有通假,如《楚辞·九章·哀郢》“甲之臯吾以行”,“臯”一本作“晁”,通“朝”。

以这句诗是说：“为妇三年，没有家庭之忧；早起晚睡，没有一天安逸。”又如《战国策·燕策》：“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这里“眄”是斜眼看的样子，“指”是手指，“眄”、“指”都是名词用作状语。整句话是说：“倚着桌子，拄着手杖，用斜眼看人，用手指使唤人，那么只有干粗活脏活的奴仆才会来到。”

由此可知，文字学知识、训诂学知识对于阅读古代经典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这还是很不够的。清代学者段玉裁曾经说过：“音均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①这句话道出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切身体会，充分反映了音韵学知识在语言文字学中的首要地位。因此，我们要真正读懂古书，就不能不学习音韵学方面的知识。

那么，音韵方面的知识究竟有些什么用处呢？汉语音韵学的功用究竟如何呢？对于某些专业工作者来说，学习音韵学当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诸如阅读研究古籍、校勘注释古书、调查各地方言、制订汉语拼音文字等工作都离不开音韵知识，所以音韵学是大专院校中文系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学习其他课程如文字学、训诂学、汉语史（包括词汇史、语法史、语音史）、现代汉语、方言学、辞书学、中国语言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的基础课程，同时又是大专院校文科其他各系的选修课程，而对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古代音乐、美术、戏曲等的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帮助。这些自不待言。而对于一般的文史工作者或语文爱好者来说，学习汉语音韵学又有什么功用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有助于深入了解现代汉语，掌握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历史来源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只有了解了古代汉语语音，才能深入了解现代汉语的声韵配合关系和声、韵、调的来龙去脉。例如现代汉语语音系统中，g、k、h和z、c、s只能跟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相拼，而j、q、x只能跟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相拼，这种声韵配合关系很不平衡。但是如果我们知道，g、k、h和z、c、s历史上原来是跟开、齐、合、撮四呼都能相拼的，只是到了近代，跟齐齿呼和撮口呼相拼的g、k、h和z、c、s，因为受到后面韵头i和ü的影响，才变成j、q、x的，所以戏曲上才有了尖音、团音之说，这样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又如社会上有读“械”为jiè、“波”为pō、

^① 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载《六书音均表》。“均”，古“韵”字。

“色”为 sǎi 的,如果我们知道,“械”字古代是匣母字,今天在齐齿呼前应当读 x 声母,“波”字古代是帮母字,今天应当读 b 声母,“色”字古代属于职韵字,今天应当读 e 韵母,那么就自然会具备识辨能力,而认为社会上那种读法不属于标准音。与此相同,只有了解了古代汉语词汇和语法,才能深入了解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例如《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果我们懂得“古无轻唇音”的理论,以及中古虞韵的一部分字上古归鱼部的道理,就会知道这里的“夫”上古读成 bā,其实也就是现代汉语的“吧”,唐代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果我们知道中古“无”字口语音正是读作 mā,就会知道这里的“无”就是现代汉语的“吗”。

二、有助于了解汉语各地方言,增进各地人民之间的感情和交流

现代汉语各地方言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语音分歧很大,互相不能通话。但由于它们都源于古代汉语,因此其语音大多跟中古《切韵》音系有严格的对应,并且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中古或上古语音的特征。例如吴方言上海话中,“拜”和“败”、“帝”和“弟”、“贵”和“跪”都不同音,前者都念清声母[p、t、k],后者都念浊声母[b、d、g]。音韵学告诉我们,这种浊声母正是从中古《切韵》音系继承下来的。又如粤方言广州话中,普通话同音的“立、栗、力”三个字分别读作[lap]、[lɔt]、[lik],这种不同的韵母,包括它们不同的韵尾[p]、[t]、[k]也正是从中古汉语继承下来的。又如闽方言潮州话中,“厨房”读作“斗帮”、“竹片”读作“的半”、“猪白”(猪肉)读作“帝八”、“砂茶”(辣椒酱)读作“撒呆”、“箸筒”(筷子筒)读作“帝当”、“中秋”读作“冬秋”等等。音韵学又告诉我们,这种把现代普通话的 f 读作 b、zh 和 ch 读作 d、t 的现象,正是从上古汉语继承下来的。显然,要了解和掌握各地方言,音韵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三、有助于学习其他民族语言,增进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友谊

千百年来,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交往,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之间也互有影响。另外,远古时代汉语和藏缅语、侗泰语、苗瑶语是源自同一母语的,虽然它们的分化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各自的面貌已有巨大的变化,但仍然可以辨认出不少同源词。例如壮语的 fei(火),就是汉语的“焜”字,壮语的 hau(粮食),就是汉语的“稻”字,壮语的 rek(锅),就是汉语的“鬲”字;藏语的 nga(我),就是汉语的“吾”字,藏语的